

幾野峯林學士文集
七十九之八

| 太政官文庫 | | | |
|-------|-------|----|-----|
| 和書門 | 三二〇四三 | 函架 | 一〇五 |
| 類 | 號 | 架 | 冊 |

| 内閣文庫 | | | |
|------|-------|----|-----|
| 和書 | 三二〇四三 | 函架 | 一〇五 |
| 類 | 號 | 架 | 冊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和 32043 |
| 冊數 | 105 (36) |
| 函號 | 205 160 |

共四十九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岡
406

鶯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九

哀悼七

西風淚露下

國俗四十以上為老境故至四十而無恙者皆賀之
 懷風藻有賀五八之筭詩則其由來久矣歷代倭歌
 五七之賀六十之賀七十之賀八十之賀往往有之
 九十之賀者藤俊成藤貞子之外罕聞焉余及靖嘗
 賀先考七十之筭事見家集古稀之齡雖可喜然猶
 恨不至八十九十也今春坂亭父道仲八旬強健設



詩筵以賀之請汝作序滿座欣欣其時汝心謂來春
我滿五旬可開宴以賀之豈圖今早罹此凶事然驚
憲及僚屬若追懷汝志以有欲開雅會之志亦不可
知焉然我猶保養以欲延壽者修史與家業之故而
已喪汝而苟生不知有何樂而受一身半百之賀哉
其言不及此而可也若其及此亦我必辭焉況人世
朝不謀夕則今言之亦猶似願壽乎噫

去年二月二十五日當管相正忌日此日館中休暇
也與汝及僚屬胥議掛管相畫像而書紀長谷雄管

文時官位姓名於紙牌以爲配位供黍盛酌酒三獻
聊准釋菜作祭文各賦二月梅花詩號曰管祭一會
今春謂九月十五日者朱文公誕日也須修祭儀於
是新圖黃勉齋真西山像而欲爲配位二像旣成以
待其期豈圖汝早物故其在九月十五日則俗忌未
除萬事遺忘頃日偶想此事以惜盛事不遂噫

倭歌者本朝之習俗也歷代達其道者不絕就中
山棟之後其最秀者紀貫之也然貫之之子孫不能
繼其業藤顯季一家顯輔清輔及顯昭世世不隕其

名然數世之後寥寥乎其後倭成興家定家潤色爲
家相繼其二男爲氏爲相分爲二流嫡庶共不乏其
人在倭歌者流則五百年來無並肩者其家業綿綿
可以羨焉况其倭成九十一而終定家爲家共踰古
稀其三世得壽者尤可羨焉自先考起家至汝三世
先考齡雖不及倭成然既過七旬則足矣我齡不可
知焉汝何早世而不能全三葉相續之美哉噫
三皇以來至文王武王古聖人皆得上壽其賢佐如
伊傅周召亦各得其壽文宣王亦得其壽則聖賢各

有盛德而得壽乎不必然乎如堯聖顏子僅踰壯歲
而卒故有不幸短命之嘆顏子既沒而傳聖人之道
者誰哉曾子以魯得之然顏子身早沒而其名傳萬
世則顏子亦得壽者乎在宋儒則以濂溪明道之太
賢猶其壽之限未爲滿矣雖康節之安樂其齡不及
七旬龜山之齡高於二程然其德其學優於二程哉
朱文公七十一而終南軒東萊共不滿五旬然其學
其德亞於朱子也韓柳齊名然柳齡不及韓二蘇相
並東坡齡不及欒城然則其所學何必限壽之長短

哉唯其名實之無闕者身沒名存故曰朝聞道而夕死可也詩人亦有言曰埋骨不埋名噫

本朝之古神代置而不論自神武至仁德歷朝天子得上壽者多矣至後世尊則尊矣然其筭得下壽亦稀也在其輔佐亦武內歷仕六朝其壽三百餘歲其子木菟宿禰亦壽然如日本武之英雄其齡漸至而立薨雖大織冠之智謀亦其壽不爲長也至中葉則時平之權黜菅相之高才然菅相幽鬱五十九而終時平得意而齡僅二十九其餘得時者命短不得時

者得壽者亦有之然則壽夫者以富貴不能保之以權柄不能制之無今古之隔無賢愚之限果夫天也然放僻邪侈而不保其命者豈其天也哉譬如蠟燭置於密室而終其寸而滅者猶人之養保終天年也若向風前置之則早鎔而滅猶人之放邪而夭亡也不見彼枝上之花乎聯萼並蒂則其零落亦可同時乎然或有早委地者或有久存殘枝者花之無情亦有命况於人乎汝平生保養不怠或飲藥或炳灸然其命之短無如之何噫

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故同氣相應同類相求志同則胡越爲兄弟然則學者不可相妒也何事同門或相惡文人或相輕哉李斯陷韓非介甫謫子瞻若洛黨川黨則君子亦爭在 本朝則善相公不睦於管公而侮紀寬而匡衡齊名論難不止近世列惺窩之門者唯先考有提學之名則諸徒皆敬之其餘數輩或面折或後言而不相睦故不學者皆嘲彼等曰學者何惡性如此哉方今余門下及館中之諸徒相睦而不交惡想天汝能導能交之故乎抑又見汝之爲人

而慙而不然乎汝自謙遜而不侮人詎勉而不輸人言行相顧不多言不妄戲故不爲人被輕而爲衆被好也長人之所長以不相妒短人之所短而教之不黜故門下皆同志館中皆同類未開口論之出不有惡聲之相反嗚呼自今而後彌和平是余所慮也嘗聞兼良公應或人之招而見牀頭掛管相像有不平色或人問其故公曰彼爲儒家我爲攝家彼爲右府我爲相國彼於中華之事則知唐以前之事在本朝則知延喜以前之事我於中華則兼知宋元以

後之書在。本朝則併知延喜以前延喜以後之事。然則其譜系之等不及我官爵之貴不及我學才之博不及我不知何幸爲神而爲人被貴如此哉我貴於彼而坐彼像下是以不平也。或人驚而默然余嘗以是語汝曰兼良之所言甚過畢竟不及菅相十分之一。汝以謂何汝荅曰兼良詩存者不能及菅相腳下其文亦然。且攝家昇相國常也菅相儒家昇大臣以有非常之才也。若後生者其博識勝前代之人則漢儒者勝孔門之徒唐人者勝漢人宋元之人者勝

漢唐而明人可爲古今絕倫之才乎。本朝可准知焉。余聞之曰汝之言固是先考亦嘗云爾。

世人皆以爲朝憲之衰者起於清盛成於賴朝也。余好本朝之書故知朝廷之衰者藤家爲之其初盛觴於延喜而菅相被謫而他姓之人不昇大臣高明得罪兼明罷職而皇族不振天子孤立而藤氏執柄蔑如朝廷廢彼立此如反手清盛倣見之終爲自家之物賴朝假而不歸終以爲已有也。然則後世攝家有名無實者其自取焉。昔嘗以是告先考先考曰是

恕也能通。本朝之事若修本朝通鑑則汝其爲我助者也頃間以是語汝汝荅曰寬平法皇請解菅公之罪而久立禁門然衛士不入之者時平爲之清盛倣之而輕侮保元法皇兼通自內大臣直任太政大臣清盛昇進倣之兼家廢長立少清盛倣之而退嘉應帝立安德帝且納其女於後宮而產男則立之身爲帝室之外祖者藤家之例也清盛亦倣之而其女備后妃藤氏敬春日社則清盛倣之而崇嚴島忠平父子並爲三公其庶子爲大中納言則平家子弟昇

進亦如此道長使子弟爲攝關大臣而身爲入道其貴重准法皇則清盛亦事事倣之凡平家榮華皆倣藤氏榮華其與奪將相改易帝位如運掌皆是倣藤氏所爲也且花山帝遁位世皆謂失寵妃之故也或謂有邪狂之疾而如此皆不然實是兼家邪謀而道兼成之愚管抄所記件件詳矣浮屠却言花山帝妙齡而能歸佛法也豈夫帝之本意哉余聞而喜其能解得故事自今而後與誰共談延喜以後保元以前之事哉頃間在史館點檢汝之所草就中師尹訟高

明之罪道兼說花山帝促讓位之事始末分明筆力
雄健也追憶不已嘆惜殊甚伯庸亦曰初知此事讀
之則如見其時勢余抑淚則彼追慕亦形於色噫
先考有乾健之象先妣有坤順之象敬吉有震驚百
里之才余有坎陷險中之勞靖有成言良之能此義
余往年嘗論之先考一覽莞爾今余無乾健之量早
有亢龍之悔汝有長子代父之力而不能主余家之
器而戇入于坎窞唯願其學流如水之亨也憲猶良
其趾唯願其利永貞也若汝存有震龍之進則戇不

入于坎憲亦進而不止矣余亦无悔噫

汝一名春信故取梅花報春信之義自稱梅花洞主
汝存時人皆以為梅者百花之魁其名固當汝沒時
或人嘆曰風信之候止於二十四番今汝二十四歲
而終其名之不吉可以嘆焉嗚呼人之壽夭何係名
字之吉凶哉昔有以百年為名者然其人早夭有以
老成為名者然其壽不長豈其然哉然或人所言亦
是由嘆息之甚而起則不可咎也
本朝之古不乏能書之人其中小野岑守篁美材一

家相續得其名然此等皆文學之餘力游此藝者也
至道風發入木之名道風之後達此能者不聞焉
道風而顯者藤佐理也道風之名高於本朝佐理
之筆達於宋朝其後道長公源俊賢墨痕聞於中華
然此等之人子孫不聞續此藝亞佐理得其妙者藤
行成也然其名唯顯於本朝而已道風佐理行成
謂之本朝三跡行成子孫世傳其藝行能行尹歷
歷馳名立一家法所謂世尊寺流是也然未聞此等
之輩有文才也然則學問能書兼備者唯野氏三人

耳方今節也稱野氏末裔而學問之暇嗜翰墨其追
慕先祖乎余家不拘墨痕就中余殊拙也依人之求
書畫贊則不堪赧愧故殊喜汝筆痕稍精也然右軍
父子及趙子昂之輩掩於此藝而其餘才能人或不
知之汝有此意是以頃間詫眼疾辭人之求而讓伯
庸亦間有之汝未弱冠頗有能書之名十八歲之時
代余書太田備牧八景十境詩備牧珍藏之有客則
置牀上故士林見此詩卷者多矣今春見花於備牧
之園汝見此詩卷不稱於意故與備牧約暇日可改

書之然修史無暇眼翳稍殘故未果非無遺念也往年
年悉拾遺別墅記先考作書併成者以罹丁酉之災
使汝改書之且旣橋少將百馬圖標書小田原拾遺
畫軸跋皆遺其墨痕其餘姬路故拾遺源忠房銅加
牧永伊牧藤勿齋所有屏風畫軸等其餘澤不可勝
計也其旣達上覽者前言之汝病中有可寫唐詩
之命永伊牧傳之然其不幸至于此痛恨殊甚噫
本朝文人賦也序也記也諸體見文粹者可見知焉
碑文者惺齋先生弱浦管神碑議論文章兼盡矣蓋

夫本朝文字之冠乎先考所作諸體無不悉備實
是我朝文字之大家也讀耕文才如水湧而無底雖
萬言之書可以作焉其未弱冠作七述倣文選所載
其文甚長讀者猶倦寫者甚勞况於作為哉汝作七
遊倣讀耕之體本朝七體之作此二篇之外蓋有
之余未見之如余七武則以敘事爲要故其體稍異
先考嘗見之曰柳子晉問不稱七然實七體也汝所
作武將論總七段追晉問之跡乎宜名七武云云此
事曾與汝語今遠懷先考中懷讀耕近懷汝噫

樂天悟真寺詩者長篇殊長者也江匡房安樂寺詩
二千言倣樂天乎然事混真僞用字不粹近世談長
篇者唯以東坡五百言爲無類之事如五百言則先
和朝鮮俞秋潭千五百言驚動韓人以為我國美談
其時先妣病諸家內紛忙余雖在其側不能贊一辭
然秋潭發府前夕達其詩卷以需和先考不能默而
先唱一句靖筆之余讀來詩以告其韻字先考支枕
叩齒則句成靖筆不休仲龍在側逐句淨書之自亥

余與靖汝亦屢作之且有至千言者就中先考

刻至寅刻百五十韻頓成乃附驛使追及秋潭其明
到小田原達之秋潭服其神速舉世皆所知也先考
時七十三歲其老猶壯者可類推之靖或一夜作律
詩長篇十餘首或數刻之間作絕句二十八首其神
速之遠亞先考先考能作集句讀耕亦作之余亦於
詩或長或短不論遲速作之唯集句回文藥名人名
等不能作之若強作之不稱于心或故事題或觸物
述懷者余聊得之如長賦則先考及余與靖皆作之
然先考倭賦最其秀者也余好倭學故往年欲倣之

樂天悟真寺詩者長篇殊長者也江匡房安樂寺詩
二千言倣樂天乎然事混真僞用字不粹近世談長
篇者唯以東坡五百言爲無類之事如五百言則先
考及余與靖汝亦屢作之且有至千言者就中先考
和朝鮮俞秋潭千五百言驚動韓人以爲我國美談
其時先妣病諸家內紛忙余雖在其側不能贊一辭
然秋潭發府前夕達其詩卷以需和先考不能默而
先唱一句靖筆之余讀來詩以告其韻字先考支枕
叩齒則句成靖筆不休仲龍在側逐句淨書之自亥

刻至寅刻百五十韻頓成乃附驛使追及秋潭其明
到小田原達之秋潭服其神速舉世皆所知也先考
時七十三歲其老猶壯者可類推之靖或一夜作律
詩長篇十餘首或數刻之間作絕句二十八首其神
速之達亞先考先考能作集句讀耕亦作之余亦於
詩或長或短不論遲速作之唯集句回文藥名人名
等不能作之若強作之不稱于心或故事題或觸物
述懷者余聊得之如長賦則先考及余與靖皆作之
然先考倭賦最其秀者也余好倭學故往年欲倣之

然不能故作七武近年又欲效之然不能故作誓古
篇先考所作碑文數十篇長短有差其雄健者黑田
筑州太守碑是也靖見余本光寺碑謂追隨筑太守
碑靖沒後余作明石人麻呂碑文汝見之以爲絕作
也凡汝平生潛心於文章故常爲余助者多頃來乃
知余文筆有瑕疵然則余之有汝則景陽錦文通筆
乎今天奪却錦筆噫

先考全集編集成附劄氏諸徒皆待其板行成然
及其行于世文集詩集總百五十卷讀之全加朱句

者無先於汝其次驚一見了加朱句此外不知有畢
全編者否昔那波道圓刻白氏文集惺窩先生不待
其全部畢隨板成逐冊取見之故板成時一見亦畢
其餘所見所讀可類推焉先考一生之間頓敏之勤
而已夕不待朝朝不待夕今日不待明日今日不待
來月曾聞菅玄東臘月夜來問請問曰明春有暇爲
某講通鑑綱目先考許之曰實未之則何待來春乃
約期臘晦初開筵此事在余未生之前村梅雲曾談
之又嘗聞之應小川氏之招見祇園祭會祭未行時

侍座者披棠陰比事問之先考逐段解說不輟以至
午半故祭儀既過在座者不能觀神遊云云今之學
者非無才唯勤不足而已汝已逝矣余已羸矣唯恐
諸生學問有怠噫

曾聞溫公通鑑歷十九年而成然一覽之者唯王勝
之而已乃知大部周覽勞讀之者古今一也本朝通
鑑前錄全部加點再校已畢今所修續編草稿成者
三之一再校畢者未及十之一不知全部功成加點
畢到淨書者猶歷幾歲哉余辱提舉之名雖至成病

不敢倦若夫功不成則死而休而已若幸功成則館
中之喜可忘多年之勞乎然後周覽全部者其誰哉
推從前之勤言之則一見畢者其在汝乎天盍假年
哉噫

昔者敬吉幼時習四書句讀畢每日復讀之朝讀大
學中庸自朝飯後至午後誦論語而及暮讀孟子半
部入夜終其半余時六七歲側聞之今想之則幼學
之不倦非今時童兒之所及也宜哉未及弱冠而有
令聞也其十二三歲時所作之學庸序文倭字抄及

太極通書序解今尚存焉可以勵幼學也汝未弱冠
 周覽性理大全其加朱句本今返納余文庫當時學
 者或見太極圖說或見通書正蒙或見啓蒙家禮者
 儘有焉其從頭從未不殘一字周覽者鮮矣哉先考
 曾加朱句於二程全書朱子大全語類余以副本朱
 子大全附汝汝儘一覽之未終其功可惜焉噫

古來兄弟有同志者有不同同志者如孟堅以文章顯
 名仲升以武事立功諸葛亮在蜀觀在吳張世傑為
 宋忠臣弘範為元將帥彼是俱雖成其勤然其志不

同者非所願也軾乎轍乎俱以文章得名則其志相
 同然或索居或離群非無恨也若其兄弟相閱以至
 爭奪者非所取也然大舜有家周公有管蔡則雖聖
 人不免不幸之變唯余家兄弟和睦先考與東舟少
 而同學長而同仕而東西離群之日少而攜手同列
 之日久矣其中間東舟近侍先考稍踈然東舟不肯
 凌長其初仕之時及晚年則東舟稍遠而先考近侍
 然先考不敢輕之其連枝之睦世人皆稱之余與靖
 同生于京師同學于東武同侍於椿萱未嘗有一言

之爭者衆人之所知也汝與懿同學同心友愛相共
 此亦人之所知也三世伯仲之睦不愧於天地然先
 考五旬餘而喪東舟余四十餘喪靖汝僅二十餘而
 與懿永訣痛哉唯恐余家運逐世而衰矣噫
 以小譬大以大譬小非無例也漢高祖五十三而崩
 源賴朝亦五十三而逝其立勳業有天下者亦可相
 比然惠帝之柔賴家之懦亦相似呂后之彊梁政子
 之壯健亦相似然高祖有其臣如平勃而劉氏幸安
 有文帝而劉家祚長矣實朝不如文帝而如義盛揚

兵挾私不挾義故身死而王家彌弱而兵權入北條
 氏之手然則家業之相續難哉先考沒後余曾作書
 示靖曰昔唐之初興以河北取天下唐之中衰以天
 下不能取河北今先考雖沒遺書數萬卷何失家業
 哉汝其念茲云云今復以此意諭子姪子姪其勿怠
 范史不云乎光武伐蜀來歙爲監蓋延爲將歙將死
 延甚悼之歙怒曰何倣女兒之啼哉此役岑彭自水
 軍進吳漢自陸軍進彭不幸而死漢獨軍進滅蜀以
 成功業可謂壯也嗚呼靖及汝之早世聊比來歙岑

彭乎驚須思吳漢之成功何傲盡延之啼哉憲讀父遺書勿如趙括然則有膠柱調瑟之嘲唯願如李靖談兵暗合孫吳也坂亭謂余曰令弟令嗣有韓彭之雄其文才誰敵然公有將將之量多多益辨則通鑑之成功何憂何懼焉余笑曰卿言余不敢當焉如余則似工長之督繩引墨然取斧斤不及亡弟亡嗣未知太廈築成否卿等擇梁棟之材諸生等覆一簣以爲山則逐日而進歷年而成乎余起筆之初作館記曰積小以高大者是也嗚呼汝存則何費此多言哉

風雅之會余家之癖也先考踰古稀之齡猶未倦而不覺至天明余及靖亦然汝等亦傲焉汝沒後五十餘日余未得一句不作一篇頃日有故偶訪藤勿齋霜葉翻紅滿園如錦此境從前余輩翰墨遊戲之地也境同景同然唯有懷舊無吟興先是雅席汝若不同行則興不闌况今永訣則口際舌強亦宜哉未知何日再遊風月之林哉野節勸余曰公著述之勤既足矣講經之勞惟多然車倅張華軸超鄴侯猶有讀殘之書則修史之暇以是爲夜座之友聞四經私考

成堆然猶闕詩考唯易講朱義未解程傳修史功終之日以是消日月則爲令子令姪之家珍余答曰卿之言是余素志也若幸不死則其可遂之沒者是我子也存者亦我子也何偏倚哉就想昔先考作大學解其跋曰叔勝存則我不及作焉彼既會得焉今作之乃爲使二字知之嗚呼先考不捨余猶余思慙憲乎沒後十年手澤之慈言豈忽諸噫

先考講經自少至老未敢休然皆有求者而應之晚年爲余輩開講筵其解說特詳講畢時口舌漸乾汗

濕透衣乃脫衣更衣諭曰汝等勿忘老父之勞以其精熟之積然說破之不容易如此方余疎淺則猶是敦亦學之半也何以爲自足而猶豫哉然事有先後其所先後不可不思之修史之勤者公事也所可先也子姪之教者私務也所可後也彼等春秋富唯無奈余之老衰而已詩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然則修史之事無盬若有餘暇則教子姪何妨之有嗚呼汝存則余何勞此思哉後汝而永存亦悲追汝而早沒亦悲唯任天命而已

先考昔以家本五經附余勵講說之事余謹受教而
歷二十餘年全部功終何幸加焉又以二十一史授
余勸周覽之事然五經講了未幾有修史之命故僅
見三史及三國志且以通鑑再覽之勞稍通歷史之
學故猶豫歷年今想修史功成之日余之生死不可
謀若事難遂則欲遺言汝以報先考於地下嗚呼汝
之少猶遇此不幸况於余既老哉今滴淚之次以是
遺言巖等云

先考幼時家無藏書故讀畢一部而又求一部十二

三歲而遊東山習句讀然傍讀者與先考以其來之
前後受師句讀先考早到而最末歸人問其故先考
答曰余何限一身之所讀哉聞他人所習而歸家求
其書讀之則不勞師之口授而余學日進人皆奇之
如古文真寶千字文蒙求等皆側聞而記臆者也此
及成童偶得東坡全集喜而一覽加朱句其本傳余
今存焉歷一兩年聞講長恨歌琵琶行爲之抄解號
歌行露雪其所引典故甚詳師見之問曰何處求書
考其典故哉答曰師之藏書余盡見了師異之自是

每考事必問其出處先考以師書考之甚速自是令
譽漸聞而為秀才其讀三史文選皆儼他本一日讀
一冊十八歲初講論語洛下遍知其名廿二三歲而
所周覽殆三百餘部其時所記之書自今存既而召
而筮仕三十餘年之間藏書二千部餘分附余及婿
也其勞之多豈易言之哉如余輩則自初學至壯強
不乏書唯書有餘而讀不足而已先考自歷艱難故
非其人則不妄借書也余以是戒汝等聊比守成之
君不知稼穡之艱難汝常服膺之如讀無逸之篇竊

亦既聞之憲幼也恐未知之故記于此然則今初學
者以之書而自畫是所以學之不進也古者少印本
故五經及三史文選自寫之以讀之其勞如此故有
諳誦者有強記者今官庫藏左傳史記群書治要
寫本聞是金澤文庫之物也余家白氏文集跋有入
唐寫全部之趣然則今人無分寸之勞欲安座成學
者何哉

東舟少時就先考學所見稍多嘗與同學者分鬪講
說尚書孔氏序雄辯驚座其詩文神速不著工夫其

後謁惺窩先生先生以爲奇才好詠倭歌其祕旨有
所傳受且讀伊勢物語源氏物語以達倭語抄出八
代集以有所擇之壯歲以來近侍無暇然聯句連歌
倭漢漢倭雅席屢與先考相對以爲上首先考稱其
英才惜無官暇也晝列執政座夜侍御前者二十
餘年闔國知其名聽訟與政應對裁斷言語如流執
政皆稱有能矣晚年稍有暇隙讀書不止藏書殆五
百部其病垂死時詠歌以待命終是亦不可謂不勤
也如堀杏菴嘗得菴那方夫亦因勤以學問發名者

也杏菴兼通醫術博覽倭書所作詩文多多其草藁
淨書家集皆自筆之得菴不仕在洛家富藏書教授
年久所見所讀不爲不多也方夫甚伶俐有所發明
其詩文放言豁達無所憚焉能寫其懷不拘著題甚
好春秋綱目論其書法又說本朝事嘗論天武大
友事書曰帝大友元年吉野僧竊寶器先考見之以
爲太奇然不及咎焉其太膽可類知焉是等皆先受
學於先考而後謁惺窩請益者也先考東遊方夫呈
書曰惺窩先生龍門浪高伊洛雪深云云蓋夫惺窩

嚴而難近故願先考歸洛也是等勤而不倦何尋常哉
敬吉幼時先考東遊年久故習句讀於門生等且屢
赴東山習蘇黃集或惜陰而宵寐或聞雞而夙起以
至天明或自入文庫坐書繞之間及暮而出如此者
數年故成童而博覽拔群十六歲東來勤學不懈講
學論孟子敏捷困學如此余亦傍母在洛就敬吉學
屢被譴責敬吉東行日日赴童師習俗字或問詩法
於東山受五經句讀於村道意且讀蘇黃集或聞論

語及古文講於稻春碩就那方夫聞講孟子學春秋
胡氏傳以不敏故頗辛苦矣十七歲東來日夜嚴侍
或考書或預官事或自出納庫書或在家講書或
同列雅筵不得寸暇者二十四年先考沒後公務
家業無間斷者既十年猶不及先考勤者遠矣靖也
幼而在洛就余習四書五經句讀赴村氏宅習誦日
久十一歲東來四五年之間歷覽數千卷而學業者
述共進其間日不交睫者累月經年自非其研覃如
此則強記可追隨先考哉余一家之勤汝傳聞面視

况自初知字待先考直受口授且從讀耕問疑解惑
學得詩文其所勤如所前言唯恨弱齡下世其志有
所不遂噫

余一家三世同根連枝同胞分身鈞是學業無他然
就其氣象稍異而言之則先考其鳳毛麟角稀見者
乎東舟其嘯風之虎決雲之鷹乎敬吉其隱霧之豹
鳴皋之鶴乎靖其橫臥之龍高飛之鶴乎汝其千里
之駒一曲之鶯乎如余則守夜之犬司晨之雞乎唯
有一能而幸不被棄于人乎先考如月中之桂仰彌

高似洛陽之牡丹顯天下乎東舟如錦楓之曝秋陽
似東武之芍藥亞姚魏乎敬吉如稚綠之竹向東風
似南枝之早梅魁百花乎靖如冬嶺之松冒歲寒似
東籬之菊傲肅霜乎汝如風前之柳柔而不折似半
開之蓮濯清漣乎如余則如夕陽之槐踈而無陰似
向陽之葵猶衛足乎有葉而不茂縱其微有常者乎
昔先考喪敬吉之明春作詩曰去年梅花雖吹落猶
待山礬次第花猶待二字意味深長也余與靖東來
之明春東舟作詩曰百花次第有遲速共香礬弟與

梅兄共香二字非著意哉今余喪汝偶追憶之而猶待與共香者為薨憲期之
余強仕而逢先考之喪其編年譜如余未生之前有不詳者招老門生黑壽閑村梅雲聞其所語以得數件未幾而一生皆沒矣雖惜其舊友物故然喜其早聞數件
先考故事者况於弱齡者哉故欲作自叙譜以助汝等勞然任運而不果及靖沒憲幼而不能作譜余為之作譜於是彌欲自叙余事然又不果而至今頃聞

汝自作紀年錄以藏于篋底冀作事實有使於考覈於是自慙半百而猶不作年譜汝弱齡而早著意於此也余亦邇日必其起筆然修史無暇奈何

本朝之古文獻之盛諸國有學寮有學寮則必有藏書有藏書則有秀才才者因書而長書者得才而用矣應仁以來諸國之學寮悉廢今野州足利學校僅存蓋其古學寮之餘乎或曰小野篁家塾也然其藏書者唯上杉憲實所納之五經註疏而已中葉北條氏之盛金澤實時好古書建稱名寺於金澤聚儒釋

梅兄共香二字非著意哉今余喪汝偶追憶之而猶待與共香者為憲憲期之

余強仕而逢先考之喪其編年譜如余未生之前有不詳者招老門生黑壽閑村梅雲聞其所語以得數件未幾而二生皆沒矣雖惜其舊友物故然喜其早

就想不知余沒在何時余及強仕猶有不知先考故事者况於弱齡者哉故欲作自叙譜以助汝等勞然任運而不果及靖沒憲幼而不能作譜余為之作譜於是彌欲自敘余事然又不果而至今頃聞

汝自作紀年錄以藏于篋底憲作事實有使於考見於是自慙半百而猶不作年譜汝弱齡而早著意於此也余亦邇日必其起筆然修史無暇奈何

本朝之古文獻之盛諸國有學寮有學寮則必有藏書有藏書則有秀才才者因書而長書者得才而用矣應仁以來諸國之學寮悉廢今野州足利學校僅存蓋其古學寮之餘乎或曰小野篁家塾也然其藏書者唯上杉憲實所納之五經註疏而已中葉北條氏之盛金澤實時好古書建稱名寺於金澤聚儒釋

之書以納文庫每部押金澤文庫之印佛書用朱儒
 書用墨北條氏滅而文庫猶存及豐臣秀次東畧而
 移金澤之書於洛相國寺於是文庫絕而寺獨存然
 猶餘佛書云今官庫之書刻金澤文庫之墨印者
 間有之其餘流落世間亦有之金澤文庫既絕而未
 聞何處有藏書既無藏書則豈得秀才哉然朝家及
 廷臣家家不審有藏書否祕之則人不能見焉唯士
 林之家或有儲藏書者然多是新渡之本也唯此岡
 舊庫新庫漢倭藏書殆三千部其中先考加朱墨者

多多豈其尋常之比哉汝漸讀而既得秀才之名汝
 既逝矣是余所以作西風淚露也淚露之催由汝之
 沒而起矣滴滴無盡併及一家之往事而激勵憲
 者也嗚呼余先考既為斯道之中與其身既沒藏書
 猶存由是而學則先考可謂後世之師範也嗚呼先
 考何人東舟敬吉何人靖與汝何人有為者如是憲
 其念茲憲其念茲憲乎憲乎余待汝等由藏書而得
 秀才之名而已若夫不然則余存無益藏書亦無益
 乎余視憲猶視靖視憲猶視憲兄弟之子猶子則從

兄弟與真同胞何異哉故此冊字併贅憲稱一子也
先考者本根也余者其幹也敬吉者上枝也靖者其
下枝也慤者幹之本枝也慤者其未枝也憲者枝之
條也嗚呼余家之林半枯半存枯者不可再榮其存
者培養則花之開實之茂可以待焉然則今日西風
之淚他日春風雨露之養乎

右八十七段燈下口授賀石二生相代執筆言出
筆隨不拘文路不考故實唯寫追懷之情而已八
十七段一言以蔽之曰哀情多

我為峯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九 終

鵝峰先生文集

卷第八

七

鵝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八十

哀悼八 誄附

招魂

余遭亡嗣之喪以來無出入無坐作觸於事物不
忘于心在史館則傷情在私寢則吞聲流光不滯
諱辰早至憂忡之思形於言悲淚之露洒於筆倣
短些之跡代臯某之復其詞云

魂兮來歸捐汝之壽域何爲今早世些訣汝之爺孃
而哀其永逝些魂兮歸來東則不可以進些衣河之

關千仞些蝦夷鬚長兮遺腥胤些歸來歸來不可以
訊些魂兮歸來南則不可以至些陰神千頭之死兮
金鷄一擊之利些歸來歸來不可不避些魂兮歸來
西則不可以當些熊襲梟師暴而張兮鬼界孤島遠
而荒些歸來歸來不可以望些魂兮歸來北則不可
以馳些九頭龍神之現姿兮俱利加羅之埋屍些歸
來歸來不可以窺些魂兮歸來中華不可以慕些衣
冠塗血兮北南京仆些韃虜竊位兮豺狼當路些歸
來歸來不可以住些魂兮歸來反故土些故土靜兮

足安堵些堂室奧寢有母有父些同胞之弟繩汝之
武些自汝之去兮草木一易些春則青靄紅霞洞梅
添殘雪之白些夏則薰風玉露池蓮映清漣之碧些
秋則楓林之晚兮梧桐之月些冬則徑松猶存兮勁
節不闕些何畱遺愛兮去之倏忽些自汝之去兮以
傷以悲些父羨舐犢之牛兮母乏反哺之兒些一弟
及從弟兮痛折同根之枝些僚友同志兮歎列群之
離些諸生問字兮慕請益之師些竟兮歸來不知何
處之些爰掃汝之室兮設汝淨几些薰汝衣裳兮陳

汝帽履些披紫潭之雲今洒玉蟾之水些架陸氏之
筆今展蔡倫之紙些魂兮歸來何不至於斯些閱汝
之書閣今萬卷以支些聖經賢傳之尊今屈宋之詞
些龍門蘭臺之良今歷史之跡可追些涑水雲谷之
鑑今治亂之戒可知些漢魏六朝百家之品今唐宋
元明雜文雜詩些諸子分類今小說探奇些編帙之
裝今籠加參差些對汝之牖今悠悠滔滔些武野廣
兮富崑高些房總連山今海帆千艘些游魚躍今飛
鳥翔些千態萬象今懸一戶些四方之遠今一天之

普些唯此都會今景之所聚些况其太平之化今不
恥古些魂兮歸來反故土些亂曰

維秋之季今遭汝忌辰些木葉黃落今憂心不伸些
奠汝於祠堂今采毛于澗濱安汝之主今懸汝之眞
香穉酒缶今以辨以陳酒灌茅沙今穉徹蒼旻無形
無跡今芳鬢其人嗚呼靈兮在天耶在地音容渺兮
遮眼入耳問而不答今望而不視地不可鑿今天不
可企愁雲漠漠今天地否悲風索索今日夜徒沒者
留名今生者忍恥離菊漸開今蘭蕙未死魂兮歸來

省舊里 丁未九月朔日

辻達哀詞 并引

戊申之秋九月之望門人辻達沒於武城之廬嗚呼痛哉嗚呼惜哉達字思聰初名了的後改聊適洛陽之產也奉仕水戶故黃門及今參議兩卿君恩遇殊厚出入余門三十餘年問字請益禮敬不懈先考常謂穎悟也余及亡弟讀耕親炙超群講席雅會無不陪從加之預寬永譜傳編輯之列癸未之冬華洛之行同途戊子黑髮之役來會余之

接彼彼之信余非尋常門生之比者衆之所知也其疾病時問而相見告訣未幾聞訃悼而垂淚既葬而永思思而不止賦哀詞一篇奠其牌座

重陽過今籬菊荒淚痕滴盡露瀼瀼秋風暴兮芭蕉傷遺文讀殘字行行舊題幾多出肺腸宿病終是入膏肓朝繹暮繙百千卷箱暑往寒來四十五霜吟花吟月維昔不忘歸冥歸泉如今則亡思聰思聰何處相羊白雲漠漠悵然空望

卜幽叟挽詞 并引

庚戌之歲秋之孟賞凋殘五之日老友野氏卜幽
叟沒於不忍池邊之宅忍岡林子聞而驚驚而哭
哭而長吁累日而嘆息踰月而追哀爰遇周月忌
不堪永思作挽詞一篇副香資一裹而令侍史尾
退奠於其墓其詞曰

昔我幼在西京夙聞叟名我齡比及成童叟執謁於
我老先生我東來之後叟亦到武城維我踰弱冠也
出入幕營叟筮仕常山享祿向榮或遞詩筒花言
鳥鳴或聯鼎句月落潮平長日之遊永夜之盟興有

餘而忘歸計漏旣沈而僕屢更或同陪講筵窺周易
之秘或共聞盛誨知洛學之精或預系譜之事而種
類細評得官銀之賜而篇帙進室或與我弟遊而
感其俊英或祝我兒傳家聲或教其令姪勸其學術
之大亨或教其族戚勵陰壁之不輕嗚呼我壯強之
後頻罹凶事幸被叟弔慰聊伸憂鬱之情頃年在史
館寒暑七移叟屢來屢聽不覺幾許送迎嗚呼叟自
知死期近否抽遯世編於庫籬手自攜寄我遺通家
之誠踰月聞其訃對書淚縱橫嗚呼叟少而貧窶螢

假明專攻不倦萬卷腹撐壯而稍顯老而猶勤不顧
頹齡之傾仕而應職分祿以代耕不朝市不山野退
而卜林塘幽濯塵纓七十二年鳥適目其人不見埋
銘旌事實以敘小石碑一杯新築馬鬣塋靈魂遠遊
無歸期香煙風揚向蓬瀛

丙辰三月二日先妣忌辰作五噫詞本於梁鴻
而不為者也

先妣歲二十一生我京師沒後二十一年盍哀此時
噫

先妣歲五十九背花掩糝我齡今五十九泣仰彼蒼

噫
先妣若得延壽正是八旬天何不假之年空傷此春

噫
先妣生四男子今我獨存二男二女先我一子兩孫

噫
先妣愛園中花遊春幾回人去猶有遺愛年年花開

噫
是日齋戒獨居追懷往時
不堪感慨吐露任筆云爾
高麗永竹哀詞 并序

高麗永竹以慶長戊午生於江府城下延寶戊午正月二十七日沒於牛島金剛窟歲七十一初未弱冠師事東舟子學習累年屢陪羅山叟講席寬永壬申入法印野玄塚門受醫業爾來刀圭有効人知其名每有餘力不廢文字兼應壬辰奉仕館林參議源公賜食祿蒙恩遇時歲四十五既而敘法橋位有二女無男兒以有東舟舊緣故請弘文學士養其表弟以其長女妻之而爲嗣高麗春澤是也學士聞其訃不堪哀惜比及卒哭忌作哀

詞一篇述舊交之有由云爾其詞曰

研草方枝齡踰古稀驅彭攘豎應變發微壽域松老幽窟草肥蝶夢曉覺人既昨非 戊午仲夏上旬

誄

前拾遺加藤叟誄 并序

萬治辛丑正月二十一日前拾遺中大夫加藤叟明成蓋棺於石州幽居二月四日訃聞於江府孝子子默哭慟哀慕居喪有禮友人林恕作誄而述其祖先

功業曰原夫加藤氏出自鎮守府將軍利仁利仁雖
 為宰官之裔早有將帥之譽討東關逆賊之亂稱北
 陸士林之魁其孫吉信任加州別駕以其所治之州
 弁於本姓之上而為加藤氏其玄孫景道屬鎮將源
 賴義討奧賊厄于圍中遂殲彼姦雄其孫光員景廉
 伯仲並稱及鎌倉右幕下始揚義旗於豆州景廉手
 自斬廷尉平兼隆于山木館可謂源家再興之首功
 也其後與光員共嘗石橋之難凌西洋之波功勞彌
 彰封賞有加于孫瀾漫分處諸州叟之顯考曰左典

厩嘉明產于參州仕豐臣秀吉在行伍之間江州志
 津嵩之役為先鋒之最抽衆執槍突出得首級由是
 敵軍崩解進入北越劇柴田之壘秀吉并吞闔國之
 勢職此之由其餘南嚮西畧東征無不從焉屠城斬
 獲之數不可勝計逮有事於朝鮮督蒙衝渡海到處
 接戰屢克嘗與明國援兵相當以寡勝衆奪彼船鑿
 其兵威振殊域名高本邦秀吉頻稱其勇增其封至
 是感賞不啻賜豫州之內十萬碩以為采地既而秀
 吉薨嘉明奉屬東照大神君東討上杉景勝聞石

田氏作亂于洛邊奉旨與諸將共班師西馳陣於尾州而後岐阜之戰鄉戶之爭關原之捷輕命決死以立太勳益封十萬石總貳拾萬斛及台德大相國之治世而恩眷愈渥禮秩益進大猷贈相國為幕府之嗣君初有著鎧嘉儀時擇諸將有勇名者特舉嘉明奉勤其事可謂武林之廣譽也其後彌察嘉明之忠赤而改豫州采地移領與州會津以為東塞之鎮加倍其祿賜四十萬石其餘有所統隸嗚呼濟祖先之美高一家之門者盛哉偉哉叟者嘉明

之令嗣也夙有聲聞不辱家風難波之役代父董軍父沒冀封會津及大猷贈相國之重熙官階進昇近侍顧問既而春秋漸高興居不快辭方鎮之職閑居石州之某邑子默留侍江府守其分勤其事有餘力則寓心於儒風遣興於文雅屢問石州之安否而歎定省之有闕舉世知其篤實余先人羅山子與典廐及叟至子默執奕世之交余亦曾於叟有眷遇之厚况與子默金蘭之志既有年則聞叟之訃何不助其餘哀哉嗚呼叟在石州十有九年至今茲其齡

七十歲其出處如此夷險一節命矣哉其誄曰
藤姓分派利仁雲仍以州爲氏乃是加藤景道艱虞
奧夷膺懲光員景廉會源帥興爲之爪牙爲之股肱
枝枝葉葉綿綿繩繩參州之產爰得嘉明萬人之傑
一世之英戰功超群武名大鳴報勞厚賞家門經營
豫章之壘會津之城藩衛至堅士林欣榮叟嗣其封
境內又安四品之級拾遺之官彤弓盧矢白馬銀鞍
森森其戟峩峩其冠月照關塞花移欄干江府高第
門外波瀾或侍公宴或招人豪有恩有禮以遊以

敖山者野歎海錯陸毛天淵之間魚躍鳥翱孫吳奇
正三畧六韜文選寫點聊窺風騷進而有時仕而壯
強漸老辭職退而匿光石州地僻山靜日長十有九
年砧葛暑霜遊今不歸白雲之鄉孝子號泣不可永
忘嗚呼痛哉 辛丑二月下旬

致仕國老故太中大夫羽林次將前若狹國主
酒井叟誄 先序

大夫姓源氏諱忠勝其先參州酒井鄉人也初德川
親氏主避難自上州新田經歷諸州來參州而寓酒

井郷其後移松平郷以定其居產泰親主郷人知其爲甲族皆推舉之大夫曩祖曰廣親傳稱泰親庶兒也泰親主之子孫繁衍爲一州之豪廣親家世爲其老以酒井爲氏號傳至正親事廣忠卿嘗難竭忠輔佐東照大神以積功勞賜州之西尾城有二男長曰重忠號河內守是酒井之嫡家也次曰忠利號備後守是大夫之顯考也太夫以天正十五年丁亥生於西尾城十八年庚寅大神治關東八州以武州江戸城爲麾下賜重忠以河越城忠利亦於其城邊

賜采地攜太夫以居焉時四歲也慶長五年庚子關原之役大神一統桑城時忠利列台德公太軍之中太夫亦奉從焉時十四歲也明年辛丑重忠改河越城封上州厩橋城而殊以駿州田中城賜忠利太夫同行焉逮大神在駿府每御獵田中太夫與忠利共迎送馳驅屢被眷遇十四年己酉忠利改田中城賜河越城兼江府留守職太夫從來奉仕台德公而敘從五品號讚岐守元和二年丙辰忠利任大猷公之保傳六年庚申太夫亦同近侍特食

萬石代父視事夙夜不懈九年癸亥大猷公入洛
任征夷大將軍加賜二萬石其年台德公老於
西城大猷公移居本城大夫與從兄忠世預聞
群務復增授二萬石寬永三年丙寅兩公入洛忠
利留守江城大夫奉從之行幸於二條城公事頻
繁勞而不倦聲名藉甚威望彰聞四年丁卯忠利不
祿大夫襲封河越城併領其食邑九年壬申之春
台德公薨逝大夫與忠世及土井利勝受顧命執國
政其年復增加二萬石總十萬石任拾遺敘從四位

下常候營中沙汰官家武家之政管天下之樞機
乃至異邦殊域之事無不統治焉每韓國信使來朝
彼國禮曹參判寄書贈土宜權勢益高恩賚彌厚闔
國悉皆依賴焉十一年甲戌大猷公入洛大夫扈
從參內辱戴天杯而賜御劍台轅駐洛之際重
賞大夫封若狹國且加越前敦賀郡及江州高島郡
以爲列侯及台旆東旋大夫賜暇就國明年乙亥
來江府職任如故乃殊賜野州佐野一萬石以充
在府之料十五年戊寅恩許預細小庶務而平章天

下重事以爲國家元老而經始別業於郭外牛籠村
 幕府屢枉御駕遊豫和樂欣欣然也當閑暇無事
 則時時有命放鷹於郊野以弛其勞而慰其意二十
 年癸未蒙鈞命入京奉行讓位踐祚之大禮進敘
 從四位上轉任左近衛少將異事而還先是執政之
 封爵官職未有盛於大夫者也正保二年乙酉幼
 君元服詔使東來大夫總裁其儀慶安元年戊子
 正當東照大神三十三向忌辰於日光山勅行
 法華八講會詔使及攝籙卿相雲客三十餘輩獻

岳貫首園城長吏登山大夫先台駕而行後台
 駕而歸始終監臨焉法筵之壯觀振古未有如此者
 也四年辛卯之夏大猷公棄群臣大夫奉送靈
 輓躋日光山襄事還府當遺託之任調護今大君
 凡諸執政所施行皆就大夫取其處分其秋詔使
 來府而太君任征夷大將軍而貴戚侯伯等咸
 拜慶焉明年改元承應大夫登日光山經營新廟踰
 年而成執行太祥忌之禮也大夫當國六年四海又
 安三韓來貢以太君既長故屢請告老未肯許之

明曆二年丙申五月 台駕遊臨牛籠別業饗獻陳
設盛儀鄭重是日遂允容請致仕於是讓若州及處
處封邑於其嗣匠作大尹忠直閑居牛籠以謝賓客
時年七十也然每有大事或依 召登 管或執政
就問之年年赴日光山以拜 靈廟舉世感其出處
有時以稱功成身退之美也太夫少時參洞家之禪
有一僧相之曰千人之英萬人之傑也太夫笑而不
信及其登庸奇彼先言且稟性質樸不念舊緣故政
務之暇屢及禪話又聞天台之旨趣晚年好聽讀書

及懸車而益嗜之前後十餘年之際三史通鑑并明
紀及 本朝國史演史日錄小說等使侍史讀之其
中聞功臣始末則自省其身蓋其致仕之志有所出
坎嘗謂人曰聽古來事跡則如身自在兩朝得上壽
何樂加焉至若神仙馭風餐霞之徒則非所取也其
餘倭漢群籍隨見隨聞皆遍終其編若求希世之書
則繕寫之且明舶載來者兼命長崎人以買蓄之更
建文庫藏之殆數千卷萬治二年庚子之夏詣日光
山薙髮號空印叟彌拋世務以成散逸之志寬文二

年壬寅之夏叟罹疾病端坐不臥不求醫藥然依
 鈞命以治療之官使屢至至老執政日訪之來問者
 輿馬絡繹皆有戚容逮秋彌留辱賜親筆御書憐其
 舊勳勸其頤養七月十二日之夜遂捐館舍春秋七
 十六遺言葬於別業之內某處儉而不厚遣執政奉
 命來弔使近臣賜賻銀三千兩闔國聞訃無不哀惜
 嗚呼命哉僕先人勤仕年久侃侃而言因而宗之
 有善交之敬有咨詢之問僕亦幸蒙一顧之恩遭不
 虞之薦出入其門既二十餘年應侍坐伴食之招談

歷代倭漢之事雖退燕之後往訪不拒懇篤倍前今
 般病間時亦相見者數矣至此周月不堪哀慕謹閱
 家譜聊敘履歷作誄以悼之其詞曰
 奕世士林執事辛勤入則運籌出則從軍英武之主
 輔弼之勳撥亂創業繼統守文爰遭選舉夙有令聞
 承家高門掌職秉鈞拾遺補闕率舊見新魚水之情
 腹心之親群僚屈膝侯伯望塵四海太平萬祥畢臻
 顯達異域贈酬韓賓西夷獻貢南蠻輸珍進爵增祿
 封國撫民殊恩無雙元輔絕倫奉立至尊籍列廷臣

華洛駐馬羽林旄職階櫻薰袂宸楓假色槐棘同朝
 鷗鷺連翼刀劔衛護威儀儼飾二荒闕宮三緣招提
 齋筵監視騶從攀躋講時之鐘司晨之雞日照高山
 月落前溪勅使冠蓋皇胤伽黎迎接指揮大禮
 整齊玉几顧託委任不疑楨幹之量柱石之姿直而
 不屈公而不私富而不驕老而不衰威加遐邇身係
 安危翊戴竭力關決隨規百令無違四葉重熙竊比
 武侯孰與賴之悟允龍悔存退鷁志固遜辭職幸許
 致事杖於管內老於閑地綠野追尋平泉蔑視風

雲輕舉花木幽邃舊器以玩微醺既醉披中華史繙
 本朝記頗通今古粗辨同異高樓登覽廣苑流慈魚
 躍庭池鳥飛林際歡樂至極閱人間世壽域遐筭逾
 古稀歲福祿如此日月其逝勳業如此於物不滯秋
 夕風悲朝陽露脆仙遊未訣佳城忽閉休烈餘慶延
 及後裔 壬寅八月十二日

朝散大夫常州笠間城主井上君誄 弁序

君姓源氏井上諱正利遠州橫須賀城主正就嫡子
 也正就執國政有威望君早敘朝散大夫號河內守

代父賜橫須賀積宿衛之勞改封常州笠間城而列
敷言獻達之職掌社寺牒訴之事嬰病致仕延寶三
年乙卯十一月八日易簣於青山墅壽七十嗚呼悲
哉聞訃者無不嘆惜焉君暇日好學潛心於性理之
書余自弱冠相識講習討論殆四十年所相互為益
友永訣之情不堪痛恨警效在耳何日忘之嗚呼駒
隙無扣一月既周追憶不止淚滴有餘乃作誄曰
嗚呼俊士名彰聲馳倔強之量發揚之姿不諂權勢
無失威儀服勞有務聽訟無私沙汰僧道畏敬神祇

柳陰惠茂棠廳愛遺餘閑好學卓識崇儒學庸蘊奧
論孟工夫參攷鄭孔尊信程朱據書造曆讀易按圖
喪祭盡禮籩豆簋簠騎射習藝鞍鞭彤盧三盃酒酣
既醉猶醇一局碁樂得意相親嘯月于夕吟花於晨
夏顧綠樹冬熾炭麟青山獨老白髮七旬天年不假
永懷斯人乙卯十二月八日

鷺峰先生文集

卷八

終

宋趙汝人... 二月八日
 夏... 山... 日... 天...
 到... 山... 林... 日... 天...
 雲... 山... 林... 日... 天...
 信... 山... 林... 日... 天...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八終

